

绪 论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既和经济学有联系又和社会学分不开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因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兴的边缘学科,经济社会学通常被作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就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社会学是什么样的—门学科?它研究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它?如何去学习和研究它?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对于—门新的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它是什么样的—门学科。譬如,它为什么被称为“经济社会学”?它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是什么?

1. 学科名称。作为—门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正式学科名称是 economic sociology。它最早出现于涂尔干(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1896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中,该年鉴将社会学划分为普通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等7个分支学科。经济社会学有时也被称作“经济生活社会学”(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如美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斯梅尔瑟(N. J. Smelser)在其1963年出版的著作中,就称之为“经济生活社会学”^①。不过,从学科的角度说,这两个名称是一致的。在斯梅尔瑟的著作中,在学科的含义上也还是使用“经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生活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名称有时还被冠以“新”字,称为“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或“新经济生活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这主要是一些经济社会学者为区别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与过去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不同而使用的名称,其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关系,那么,为什么是“经济社会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呢?其实,“社会经济学”作为—门学科是同样存在的,但是,它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

^① Smelser, [1963]1989。中译本易名为《经济社会学》。

(historical school)的经济学研究中被称为 social economics,而现在,更多地被称为 socioeconomics 或 socio-economics。社会经济学在研究上和经济社会学有着密切联系,但和经济社会学并非同一个学科,而是两个学科。

2. 学科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什么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通常可以引用权威的定义来加以说明。问题在于,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义有多种,似乎尚未形成被公认的比较统一的权威定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了解其研究对象,一是通过这一领域主要研究者或代表人物的研究选题来了解经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经济社会学是怎样的,另一是通过已有的各家定义加以比较,考察各家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有何异同。

考察思想史上经济社会学家的研究选题,必须追溯经济社会学的起源。这种起源,从思想的发轫上说,似乎同样可以追溯至被“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不难找到有关经济社会思想的片言只语。不过,我们认为,这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社会学本身,如果以其学科命名的开端作为其源头的話,也是在 1839 年才开始出现在被看作社会学始祖的孔德(A. Comte)的著作中^①,而作为其分支学科,特别是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历史当在其后。事实上,对早期经济社会思想的追溯大多数还是以 19 世纪中后期作为其创始期。当然,再追溯其思想渊源,也可以追溯至早于孔德的经济学古典时代甚至更早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乃至古希腊时代。

一般将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有关研究作为经济社会学的创始期,其代表人物,既有被归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齐美尔(G. Simmel)和韦伯(M. Weber)等,又有被归为经济学家的桑巴特(W. Sombart)、罗雪尔(W. G. F. Roscher)、熊彼特(J. A. Schumpeter)、帕累托(V. Pareto)和马克思(K. Marx)等。从社会学上说,涂尔干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其著作《社会分工论》(1893)也被看作是一部经济社会学的著作。但其实,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似乎并非以经济社会学作为其研究对象,正如他们所被归类的那样。但同时,又似乎都是以经济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我们将既研究经济又研究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的话。不过,准确地说,可能将上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看作“社会科学研究”更为恰切,因为他们既不是纯粹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也不以经济社会学(现代意义上)研究为己任,而是像后人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评价一样,是“社会科学大师”。

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其著作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社会学

^① 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使用“社会学”名称,而该著作系由其 1926 年始设的实证哲学讲座的讲稿而来,因而,“社会学”名称的最早使用似还可前溯。

思想,但并不能从中找到关于经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明确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在这些“社会科学大师”的著作中,甚至会找出和现在理解不尽相同甚或相异的想法。譬如,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史》(1952)一书中,是把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学的“第四门基本学科”来看待的。他说:“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会怎样行为的”^①。在这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与后来的理解是相近的,但是,在熊彼特那里,“社会学”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更接近于“社会科学”,“它指互相重叠、互不协调的整个社会科学而言”^②。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可能是从帕森斯(T. Parsons)开始的。作为具有经济学学科背景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对经济社会学研究产生兴趣,主要在于注意到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及其障碍,并认为社会学特别是由他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能够为此作出贡献。他早在1932年就曾考察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到1950年代初,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社会学家应邀为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开设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统一”的讲座。不久后,他开始和他的学生斯梅尔瑟一起研究经济社会学问题,并于1956年发表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虽然标以《经济与社会》书名的此前已有韦伯的遗著,几乎同时又有穆尔(W. E. Moor)的小册子^③,但无论是研究体系还是方法,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著作均有不同。正如他们所宣称的,该书是“为说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耦合而作”,研究的方法是以其结构功能理论或社会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及有关的非经济问题^④。只是,在该书中,他们没有明确标明经济社会学的学科,而只是强调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社会学所能为经济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被归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还有以萨顿(X. Sutton)为首的一批哈佛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K. Polanyi)及其同事。前者形成的成果反映在萨顿编辑的《美国的商业信条》(1956)一书中,后者形成的成果则反映在波兰尼等编写的《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1957)一书中^⑤。

在此之后,斯梅尔瑟以经济与社会作为其研究方向继续探讨,在1963年出版的《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并指出,该书就是一个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而他所理解的经济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经济方面

① 熊彼特,1991:第41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在日本,福井孝治在1939年以《经济与社会》为题发表了其著作,北野熊喜男1956年则发表了《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

④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1989:第1页。

⑤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1992:第5页。

和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关系,即两者是怎样交叉重叠,怎样相互影响的”^①。更明确地说,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量)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②。斯梅尔瑟指出,经济社会学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研究经济行为本身,即这些经济行为如何将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何种价值观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合法化,何种规范和制约手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调节、管理;二是研究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与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③。

斯梅尔瑟著作的发表可以看作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此后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如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的《经济社会学》(1974)^④、斯廷施凯姆(A. L. Stinchcombe)的《经济社会学》(1983)^⑤,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经济社会学的诸多研究,虽研究侧重点、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不同,但基本上属于斯梅尔瑟所定义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新经济社会学可看作是经济社会学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新发展。

3. 学科定义。由前述斯梅尔瑟所给出的经济社会学定义看,经济社会学可看作是“关于经济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economy)的一门学科。经济,既包括“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又包括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等许多方面。这样,似乎可以将经济社会学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就是上述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而广义的经济社会学,除此之外,还包括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甚至包括与经济有关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这种狭义与广义的区分基本上对应于斯梅尔瑟的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重点和第二个重点。或者,也可以将狭义和广义的经济社会学分别看作是微观经济社会学和宏观经济社会学。

当然,这种定义是从斯梅尔瑟定义引申而来的。实际上,不同学者对经济社会学的定义不尽相同。譬如,斯廷施凯姆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和斯梅尔瑟的定义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经济社会学》一书中,他说:“经济社会学是通过审查制度的类型和社会谋求生计的技术限制把经济力量的巨大运动和个人行为连接在一起的。”^⑥这里,他所说的“制度的类型”与“技术限制”实际上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正如他自己所表明“本书的总目

① 斯梅尔瑟,1989:第2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同上,第51~52页。

④ 富永健一,[1974]1984。

⑤ 斯廷施凯姆,[1983]1987。中译本易名为《比较经济社会学》。

⑥ 斯廷施凯姆,1987:第2页。

标就是对完善和统一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所需的经济社会学进行概括和说明”，而“理论的核心，正如马克思自己的著作所列举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生态和技术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由该社会的企业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即‘生产力’的方面，和对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对产品流的权利要求——以及这些要求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生产关系’”^①。

从斯廷施凯姆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他更强调区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在这一框架之下阐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他所指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看，并没有超出斯梅尔瑟所定义的范畴。他所说的“企业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属于狭义的经济社会学范畴，而“生态和技术”、“权利要求”和“政治支持”则属于广义的经济社会学范畴。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的定义，虽然也不同于斯梅尔瑟的定义，但其观点却是十分一致的。富永健一在其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②“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点：（1）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及经济部门；（2）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强调这两点，无非是为了具体地反映经济社会学的上述性质，即，简单说来，（1）是说明经济社会学使用社会学的观点；（2）是说明经济社会学使用社会学的概念结构。”^③可见，富永健一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强调的是两点：一是社会学研究，即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另一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可以说，这一观点与斯梅尔瑟的定义一脉相承，既研究狭义的经济行为，又研究广义的经济体系。富永健一还分别对这种“狭义”和“广义”进行了解释。他说，“经济社会学把经济行为看作社会行为的一种形态，使用社会学的行为分析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如自我理论、作用理论、指涉集团理论等；同样，经济社会学也把经济体系看作社会体系的下属部门，使用宏观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如结构功能主义模式、AGIL 模式、社会发展理论等。”^④

如果将“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对应于狭义的经济社会学和广义的经济社会学，再对应于微观经济社会学和宏观经济社会学，这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诸

① 斯廷施凯姆，1987：第23～24页。

② 富永健一，1984：第1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同上，第8～9页。

如经济结构一类的“中观”层次,似乎很难纳入经济社会学体系。所以,似有必要将经济社会学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斯梅尔瑟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经济与社会”辞条时注意到这一点,并发展了原先的定义。他指出:“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原理和方法,探讨经济行为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且科学地分析经济结构和社会上其他各种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经济社会学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1)研究特定经济行为的各种角色和组织,如职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技术工人等,研究社会本身的组织,分析职位、能力和权威的关系;(2)分析各种经济结构和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3)研究经济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诸如有组织地分析制度,并具体地研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①

斯梅尔瑟的这一定义可以看作是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学定义。事实上,后来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也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展开。正如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 Swedberg and M. Granovetter)所指出,虽然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很广,但其共同的核心主题无非是三个:一是“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二是“经济行动是在社会中定位的”;三是“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②。按照这种区分,第一个主题无疑属于微观经济社会学的范畴,而第三个主题则属于宏观经济社会学的范畴,至于第二个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结构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同样可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至此,我们可以对经济社会学作出这样一个定义: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的一门学科,对应于研究对象在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上的分别,可分别划分为微观经济社会学、中观经济社会学和宏观经济社会学。

顺便指出,经济社会学在中国起步时间不长,相关研究更少,迄今仅有少数几种教材和专著,但在经济社会学的定义上,却也提出了和前述定义有所不同的定义。譬如,中国社会学会 1985 年在天津举行了首届经济社会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定义:“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应该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既研究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后果,也要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③这一定义既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经济现实问题对社会学学科的要求,又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交叉学科所持有的一种普遍观点,亦即,凡涉及交

① 转引自汪和建,1993:第7页。

② 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1992:第6页。

③ 转引自汪和建,1993:第13页。

叉学科,如经济社会学,一般的定义方法是,将两个学科研究的对象体——如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加以定义。这样,经济社会学也就是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正如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人口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这种学科定义方法也反映在教材中,如汪和建的《现代经济社会学》(1993)对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就是:“经济社会学是对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系统和客观的研究。”^①这种定义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定义方法,但就经济社会学的定义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其一,如果以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并不与社会发生相互关系的经济方面,如微观的经济行为,是否就不研究了昵?显然并非如此,因而,更准确的定义似应是“研究经济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但是,这样一来,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社会方面也被囊括其中,同样是不恰切的。其二,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作为经济社会学的定义,那么,如何区分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呢?显然的是,按照这种定义方法,社会经济学同样也是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其三,与前一方面相联系,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将受到质疑,究竟该属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虽然,可以辩称,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而社会经济学研究社会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前者属于社会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但是,既是相互关系,那么“经济与社会”和“社会与经济”只是同义反复,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既失之于宽泛、笼统,又缺乏学科性,所以,本书不拟采用这种定义。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什么

前述的定义其实已经指明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即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不过,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对象范围,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既因人而异,又因时期而异,如斯梅尔瑟的经济社会学和斯廷施凯姆的经济社会学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1. 不同流派。根据日本学者向并利昌的归纳,基于不同学说而建构起来的经济社会学流派多达六种以上^②。

(1) 基于综合社会学的经济社会学。这种流派的学说在学术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涂尔干、桑巴特等的古典主张开了这一学说的先河,发展至今已经包括了多种观点。但是,贯穿于各种观点中的共同特征都是这样的:把一般性原理的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主题,基于这一认识,把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特殊部门的经济的研

^① 汪和建,1993:第1页。

^② 转引自刘豪兴,1993:第423~426页。

究置于应有的地位。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观点。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他把经济理论看作是“社会体系”一般理论的一个特殊方面。基于此,尝试着把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融为一体。由于斯梅尔瑟等人的作用,这一学说在现代社会科学界产生了范围极广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种见解,这一见解试图对实践的方针予以科学的阐明,主张针对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现实的考察,其代表人物是高岛善哉。他提倡,根据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流,明察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危机,创立一门基于理论与实践之上的克服这一危机的整体认识的学说,即作为“经济时代的社会学”之经济社会学。

(2) 作为边缘领域或是中间领域的经济社会学。这种流派的学说,其特征是在众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边缘抑或是中间领域发掘经济社会学的课题。在列维(J. Levy)看来,如果出现在社会研究的众多专门领域中的经济资料代表一种知识的话,那么,将这一方面的所有知识予以综合便形成了作为中介者的社会学这一知识系统。基于这种认识,进而创立了作为一门边缘科学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取经济方面抽象的与普通的理论而代之以现实的理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与经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制约这一特性足以使人们提出经济社会学这一问题。

(3) 作为经济史或是实证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在这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学历史学派特别是经济学制度学派所作出的贡献。譬如韦伯,他以对社会行为的理解与说明作为出发点,研究了“历史与社会的经济解释”以及“经济史与社会学”,而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内容则是历史研究。他的历史研究充满了关于经济与社会之关联尤其是关于经济与宗教之关联的丰富资料。

(4) 作为对纯粹经济理论的“已知条件”即以具体论述的经济社会学。以熊彼特为先,众多的现代经济理论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经济理论要确立一个体现其自身规律的体系,那么势必要把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非经济现象作为“已知条件”从其研究对象中排除出去。而对这些非经济现象的“已知条件”作进一步具体论述,也就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课题。

(5) 从作为专门科学的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经济社会学。这种流派认为,社会学是一种对人类生活中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独特研究的专门科学,而其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便是经济社会学。在这一流派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探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关系社会学”予以续谱的观点。在维斯(L. V. Wiese)看来,与把“人与物(或产品)的相互关联”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不同,社会学一般是把“人与人的相互关联”或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经济社会学则把人与人以经济为媒介物所相互缔结的

关系作为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基于关系社会学这一角度的经济社会学,是这样展开其分析的:把同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结构予以静态的与动态的分析。高田保马、北野熊喜男、向并利昌等就持这种观点。

(6) 其他。马克思的学说在如下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以建立一门全面实践的学说为宗旨,依据其独特的历史观和阶级理论,对经济予以考察。另外,戈特尔-奥特利连费尔德(F. Gottl-Ottlilienfeld)在另一种意义上阐述了经济社会学。他把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结构称之为“构成体”,而关于“构成体”的理论则是“生活的学说”,基于这种认识进而对经济进行考察。发展到近期,又有学者依据行为的统一理论,对多种多样且相互依存的人类行为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经济理论与社会学的共同点。

2. 相关学科。上述各种不同的流派基于不同学说而建构起来,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不过,如果将经济社会学界定为社会学对经济的研究,那么,上述流派中的第一、二、三种流派虽各有侧重,但并未脱离这种经济社会学的框架,可称其为主流经济社会学,三种流派的差别不过在于不同的研究角度。而其余流派,大抵与相关学科的研究有关。譬如,经济史和实证研究主要是经济学家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派是经济学中的新历史学派、新制度学派,甚至还有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对纯粹经济理论的“已知条件”的研究,更多地被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继承,形成了心理、社会、人类的经济学(PSA-economics)。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对经济的研究业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其部分研究领域与经济社会学十分相近^①。至于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如前所述,可归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但更准确地说,应是“社会科学研究”。富永健一认为,虽然“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并不能叫社会学,但可以说历史唯物论整个体系提出了一种经济社会学^②。所以,所谓多种不同的流派,部分在于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而另外部分则在于将相关学科的研究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经济与社会——和许多学科有关系,所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为社会学所专美,如前述,人类学者、心理学者乃至人口学者同样可以介入经济领域的研究,并取得成果。与此同时,经济学者也一直致力于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19世纪的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固然没有将视野拘囿于纯“经济”领域,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更是将视野延伸到许多前人从未涉及的人类行为的“非经济”方面,如政治、文化、社会等。这样,在经济学内部,同

① 参见栗本慎一郎,1997。

② 富永健一,1984:第4页。

样有着许多关于经济与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直接以经济与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形成了社会经济学,而与此相关的研究还形成诸如理性选择社会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从目前的态势看,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的经济与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下述五个新兴的相关学科^①。

(1) 理性选择社会学(rational choice sociology)。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社会学者,如科尔曼(J. Coleman),又有经济学者,如贝克尔(G. S. Becker)。其基本观点是,新古典经济模型可以扩展到分析原先只被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

(2) 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主要代表人物是艾特琼尼(A. Etzioni)等人。其基本观点是,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应当从更广阔的视野——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展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3) 心理、社会、人类的经济学(PSA-Economics,即 Psycho-, Socio-, Anthro-po-Economics)。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克洛夫(G. Akerlof)周围的一个小圈子。其基本观点是,应当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发现直接结合到经济学家的模型中,才可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的许多问题。

(4)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姆森(O. Williamson)和被他的研究所吸引的一批学者。其基本观点是,在制度作用将使交易费用有效减少的假定下,法律、经济和组织相交叉的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5) 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主要代表人物是格兰诺维特、怀特(H. C. White)、扎利泽(V. Zelizer)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其基本观点是,传统上属于经济学家营地的许多经济问题在社会学的帮助下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分析。

3. 内容体系。如果以1963年斯梅尔瑟发表《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作为经济社会学的正式形成,那么,该书有关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也就构成了最初的经济社会学内容体系。该书关于经济社会学的论述在体系上是相对完整的。全书共分五章,分别是:第一章,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第二章,经济学、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第三章,经济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第四章,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第五章,经济发展的社会学方面。这五章的布局基本上代表了斯梅尔瑟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即第一章是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第二章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第三章从社会系统角度进行研究,第四章从经济过程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五章从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进行研究^②。其中,第一、二章是对经济社会学的形成及理论的研

^① 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1992: 第2页。

^② 斯梅尔瑟,[1963]1989: 第1~4页。

究,尚未涉及具体研究领域,带有导论性质。对具体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后三章,而这三章分别研究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经济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和经济与社会变迁。参照斯梅尔瑟前述的定义,似乎更反映了他在该书中的定义,即既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即第四章,又研究“社会生活中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关系”,即第三章和第五章。前者可看作静态分析,后者可看作动态分析。至于他后来的定义,似乎并未全部反映在该书的研究中。

富永健一主编的《经济社会学》(1974)以社会学体系的结构来划分经济社会学的内容体系。社会学体系可划分为四个部分,即行为论、过程论、结构论和变动论。而他认为,如果把社会政策考虑进去,还可以加上一个“控制论”。这样,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如果将过程论和变动论合二为一,则可划分为四大部分,即经济行动、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经济体系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社会政策论^①。事实上,这四大部分也就构成了富永健一主编的《经济社会学》内容体系的四篇,加上导论性质的第一篇,全书共五篇。其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篇 经济社会学的观点

第一章 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和主题

第二章 社会学与经济学在逻辑分析上的相似性与非相似性

第二篇 经济行动^②

第三章 消费行动

第四章 储蓄行动

第五章 企业行动

第六章 财政行动

第三篇 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第七章 相互作用的基本类型

第八章 市场原理

第九章 组织原理

^① 富永健一,[1974]1984:第17页。

^② 由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通常用 action 来表示人的行为,以区别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范畴的 behavior,所以,这里的经济行动指的是 economic action。国内学者用“行动”和“行为”来区分 action 和 behavior(汪和建,1994:第99页),而在日本却恰恰相反,action 是“行为”,而 behavior 倒是“行动”,富永健一这里用“行动”就因此缘故(富永健一,[1973]1984:第18页)。本书对“行为”、“行动”不作区分,均对应于 action 一词,主要考虑使用习惯,因国内对该词既译为“行动”,又译为“行为”,更多时候是使用后者。

第十章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第十一章 公共经济

第四篇 经济体系的结构变动

第十二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第十三章 产业化的发展阶段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动

第五篇 经济社会政策论

第十五章 作为价值标准的福利

第十六章 福利指标的制定

和斯梅尔瑟的体系比较,富永健一似乎并不主张研究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所以并没有专门讨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关系。但是,他的体系却更符合斯梅尔瑟 1968 年的定义。如果将其最后两篇合二为一作为宏观研究,那么,经济行动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相当于斯梅尔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构,即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这样,富永健一的体系既反映了斯梅尔瑟 1968 年的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而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社会学体系。

再看一种体系安排。汪和建的《现代经济社会学》显然是综合斯梅尔瑟 1963 年的体系和富永健一的体系而来,除第一编的“理论与方法”外,其余三编的第二、四编基本上和富永健一的微观和宏观部分相对应,而第三编则是富永健一所放弃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这样一来,中观层次的经济结构被舍弃了^①。

上述的内容体系结构基本上反映了新经济社会学出现前的研究态势。新经济社会学出现后,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均有较大的不同,因而,相应的内容体系也有变化。只是,迄今为止并未形成一种专为教材而设的内容体系,甚至也没有相应的教材。格兰诺维特和斯维德伯格 1992 年曾合编了一本题为《经济生活社会学》的论文集,该论文集分为四个部分,即:(1) 社会学对经济的研究;(2) 历史和比较的视野里的经济;(3) 经济制度的社会学;(4) 企业和工业组织的社会学^②。所收入的 15 篇论文大多为综合性论文,所以,很难看出新经济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斯梅尔瑟和斯维德伯格 1994 年合编了《经济社会学手册》,该书收入了 31 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到新经济社会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③。该书收入的论文,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如分配、消费、市场、组织、经济与文化、企业、劳动

① 汪和健,1993。

②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

③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力、经济变迁等,又反映了新经济社会学最新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如网络、金融市场、非正式经济、国际贸易、经济与环境等,还反映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从中可以看到,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大大拓展了传统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大致而言,我们仍可将其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其研究仍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另一是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关系研究。

三、为什么研究经济社会学

从个人的角度说,为什么研究经济社会学的问题大抵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主要在于兴趣和求知,因为经济社会学在经济问题上提供了和经济学不同的视野和思想,而对经济的社会学探索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将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客观的原因恐怕主要与职业和专业相联系,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必须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而作为社会学系的一门课程,又往往是社会学系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这种客观的限制使得总有一部分研究者和学生置身于经济社会学领域。然而,从社会上说,为什么研究经济社会学的问题主要与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作用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研究经济社会学的原因,而经济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大致上来自三个方面,即现实的需要、学科建设的需要和研究者个人的原因。

1. 现实需要。从社会科学史上说,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均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如果不为现实所需要,一门学科即使被提出,多半也是难以被发展的。我们不难看到,有不少学科有其名而无其实,既没有相应的研究者,又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由于并非现实社会所亟须建设的学科。相反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由于现实的需要而吸引了一些研究者投身其中,开始时也许只是研究问题本身,但渐渐地形成了相应的学科。许多学科,特别是边缘交叉学科的产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也不例外。以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为例。之所以当时会有帕森斯、斯梅尔瑟等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分不开的。就经济而言,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所难以解释的现象,如资本/产出比率的长期变动问题、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总生产要素增加的比较问题、大部分工人真实收入的增加问题,以及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复兴问题,等等。这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为什么传统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显然的是,传统经济学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样,在经济学领

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发展和变革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如经济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经济学的局限恐怕并非经济学自身所能克服,而应当求诸其他学科,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可以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介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①。

事实上,现实需要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动力所在。在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引人注目,主要也在于现实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呼吁并投身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课程体系安排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学恢复的早期,许多大学的社会学系并不开设经济社会学课程,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社会学系都开设了经济社会学课程,甚至将其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乃至博士点、硕士点的研究方向。

2. 学科建设。除了现实的需要,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推动了经济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以斯梅尔瑟为例,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帕森斯合作研究经济社会学,更多的是由于现实的需要,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可能更多地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从斯梅尔瑟在《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所要探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可看出这一点。他要探讨的三个问题是:(1)我们需要在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中知道些什么?这一领域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2)现在我们知道了些什么?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发现是什么?这些发现的正确程度如何?(3)我们还应研究些什么?经济社会学的发现是我们这一领域中所要了解的问题吗?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的主要空白点在何处^②?

我们还可以举熊彼特提出“经济社会学”学科的例子。他在“经济分析的技术”讨论中认为,除了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之外,还有必要“引进第四门学科以补充另外三门的不足”,这第四门学科就是“经济社会学”^③。在他看来,引进“经济社会学”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

富永健一在讨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社会学时,也详细讨论了经济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建设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④。可以说,学科建设的需要推动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

① 朱国宏,1994:第15~17页。

② 斯梅尔瑟,[1963]1989:第2~3页。

③ 熊彼特,[1952]1991:第41页。

④ 富永健一,[1974]1984:第1章。

此外,学科上的部分原因也来自于经济学对社会学领域的“入侵”,主要是贝克尔等人对社会现象的经济分析而引出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问题,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强烈反应,因而导致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

3. 研究者。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与投身于其中的一批研究者相联系。这些研究者既是学科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一门新学科得以形成的条件。就经济社会学而言,如果没有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就没有 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形成,而如果没有一批新经济社会学者的努力,也不可能有 80 年代以来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那么,这些研究者为什么对经济社会学情有独钟呢?

以帕森斯为例,之所以对经济社会学感兴趣,跟他的个人背景和知识结构有关。他具有经济学的学习背景,又以社会学研究著名于世,这使他对经济问题既熟悉又有兴趣,特别是在他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之后,对于将其理论应用于经济问题研究颇有兴趣。其实,他在创立其社会理论体系之前就已表现出对经济社会学的兴趣,反映在他早在 1932 年就跨越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展开对马歇尔思想的研究,即《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而到 50 年代,之所以展开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直接的起因是 1953 年应邀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作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统一”的演讲。这次演讲之后,他和他的学生斯梅尔瑟合作发表了《经济与社会》(1956)一书。此后,帕森斯对经济社会学的兴趣减退,而斯梅尔瑟却开始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1963 年发表的《经济生活社会学》奠定了其学科创立者地位,后来多年担任国际社会学经济与社会分会的主席。1997 年,斯梅尔瑟还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

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同样与研究者的作用有关。不过,这次的研究者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即所谓的“哈佛小组”(the Harvard Group)。哈佛大学的怀特和他的一批同事、学生,包括艾科斯(R. Eccles)、格兰诺维特、舒瓦茨(M. Schwartz)等,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一直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并加以研究。怀特本人主要研究生产市场问题,艾科斯主要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格兰诺维特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问题,舒瓦茨主要研究金融网络问题^①。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加上其他学者[如贝克(W. Baker)、明茨(K. Mintz)、扎利泽、阿波拉费亚(M. Abolafia)、夏皮罗(S. Shapiro)等]的努力,新经济社会学终于以格兰诺维特 1985 年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为标志而崛起,并很快成为社会学界的研究热点,使得经济社会学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学界最为活跃、研究人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一

^① 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1992: 第 6~7 页。

个研究领域。

四、如何研究经济社会学

如何研究经济社会学实际上是一个研究途径和研究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并展开有关经济社会学问题的研究。

我们认为,如何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并没有什么不二法门。个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这一领域,并取得成功。只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进入是没有条件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进入,都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进入该学科领域所必备的知识基础。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来说,正如其学习社会学之前已经具备中学所要求的各种知识一样,在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之前,必须首先具备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仅有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仍是不够的,为了适应“社会学对经济的研究”(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economy),还必须具备社会学的“视野”(perspectives),不具备这种“视野”,就无法对经济现象进行独特的社会学的观察。这种“视野”,既包含通常所要求的分析技术和技能,即技术意义上的方法论,又包含米尔斯(C. W. Mills)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即洞察力意义上的方法论。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学的“视野”,从而对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这是在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之前所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学的“视野”是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具备充分条件,还必须具有“经济的知识”。这种“经济的知识”,既包括对现实经济现象、经济问题以及经济领域的各种要素和结构的了解,还包括经济学的知识。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是由经济学加以描述和规定的。如果对经济学如何描述和规定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所知甚少,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经济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在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之前,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如果缺乏经济学的知识而研究经济问题,就像缺乏社会学知识的经济学者研究社会问题,恐怕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正如熊彼特所曾经指出的,“每一方都喜欢各自用他们自己粗浅的社会学与粗浅的经济学知识去接受对方专业上的成果”^①,是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

事实上,从经济社会学迟迟兴起和缓慢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帕森斯所指出的,“没有什么精通社会学理论的人具备经济学的

^① 熊彼特,[1952]1991:第49页。

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懂得许多社会学知识”^①。这种状况导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离,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学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并且有独立的经济社会学会,但其活动并不活跃,其处境甚至出现比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更糟的状况。其原因同样是,如富永健一所说,“大部分经济学者不懂社会学;大部分社会学者对经济及经济学既缺乏知识又不甚关心”^②。如果再看看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的知识背景,可以看到,他们中的大部分既有社会学的背景,又有经济学的背景。如帕森斯,先有经济学的学习背景,后有社会学的研究背景,而斯梅尔瑟则是先有社会学的学习背景,后有经济学的学习背景。正是这种知识背景,使他们在经济社会学领域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如果再观察一下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群体,我们可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像格兰诺维特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不仅具备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而且具备了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能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在经济学的前沿领域里敏锐地捕捉到经济学研究的缺陷,从而以社会学的“视野”展开对其中问题的研究。事实上,新经济社会学群体的崛起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热潮的形成,正说明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具备经济学的知识,从而能够和经济学家一起在经济学家也普遍关心的问题平等地对话和交流。这种平等对话,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欢迎和肯定,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就认为,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学和社会学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健康的阶段,而这种健康关系表现为相互之间真实的“予与取”(give-and-take)关系,而不是要么拒斥,要么“投降”(capitulation)。威廉姆森还认为,组织科学是在法律、经济学和(社会)组织学三者合一的过程中进步的^③。

所以,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也就意味着必须同时具备社会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基础,进而在研究者身上交融。只有这样,才能在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中施展自己的才智,并作出贡献。作为一种知识准备,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我们撰写的《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两书^④。

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学习者,那么,具备相应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就可以在经济社会学领域里领略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的观察“视野”,并增进对经济生活的了解和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到此为止恐怕还不够。除了个人禀赋和才

① 帕森斯,[1956]1988:第2页。

② 富永健一,[1974]1984:第5页。

③ Williamson, 1994。

④ 朱国宏、桂勇,1998;朱国宏、李志青,1998。

智,可能还需要学习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比如历史。学习历史,可以使研究者具有更好的历史洞察力,能够更好地把握经济现象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又如数学和统计,相对说来,似乎社会学的数学知识要求低于经济学、人口学,但是,随着数学知识和统计手段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不断广泛的应用,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恐怕很难进入学术前沿领域。举例而言,网络(network),既是理论,又是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包括经济社会学)研究中,而其特征之一就是采用数学工具和统计手段。所以,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有必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才可能更好地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五、本书的设计和编排

本书专为社会学系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而设计。之所以这样定位,主要是考虑到,经济社会学课程涉及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应当在具备这两个学科的基础知识之后才开始学习。所以,我们假定,在学习本书之前,在低年级时已经学过社会学的一些基础课程,如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思想史(或西方社会思想史)等;同时,也选修过一两门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如经济学基础知识、西方经济学或经济思想史等。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础知识之后,可以发现,本书并不难理解,在许多方面甚至是饶有兴味的。正如社会现象的经济分析时常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经济社会学同样可以提供和在学习经济学时十分不同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如果经济学系的学生阅读本书,我们也认为是适合的,并会有所裨益。

1. 设计思想。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经济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那么,作为一本新编的经济社会学教科书,我们是如何设计和编排的呢?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如前所指出,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而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接近于斯梅尔瑟的思想,亦即,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本身,另一是经济与非经济的关系。而经济本身,对应于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别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考虑到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的特点,我们增加一个中观经济。这也是斯梅尔瑟 1968 年定义的基本思想。至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关系,我们不拘泥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的划分,而采取更为一般性的理解,包括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社会和经济与环境四对关系。

其次,我们理解的经济社会学并非简单地将社会学对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加以罗列,虽然这些论述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既然经济社会学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那么,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就应当是经济而不是社会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每一章的安排,我们都是从经济问题入手的。也就

是说,围绕着“经济”展开讨论。

再次,经济社会学虽然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但是,如果不了解经济学的研究,恐怕很难理解“社会学的研究”,甚至不知这种“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因为,“社会学研究”的缘起本身往往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困境或局限之所在。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主题的论述,首先讨论的是经济学的研究,然后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及其相应的理论。

更次,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如前所述,并不长,而这不长的历史中已有了新旧之别,即帕森斯、斯梅尔瑟等人的经济社会学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新经济社会学。这样,对于一本教科书来说,我们认为,恰当的方法是,将新旧学说都体现出来,以概观其全貌。同时,又以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作为主要内容来加以反映。我们确实是力图这样做的,只是,这样一来,由于新经济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各章所反映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大致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现状。此外,在适当的地方,我们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讨论经济社会学的有关问题。

最后,在体例上,我们采用篇章结构的方式,每一篇反映经济的一个主题,而相应的章则反映该主题的主要内容。就篇而言,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导论,介绍经济社会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源流;二是经济本身的社会学研究,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三是经济与非经济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在叙述上,我们侧重于介绍社会学者如何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就每一个主题展开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和相应的理论观点,以及经济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对于这些研究,我们以简注的形式注明出处,并在最后列出相应的参考文献。我们列出了比较详细的参考文献供查阅,这个参考文献基本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概况。有兴趣对某一专题开展进一步研究的人,可以根据这个参考文献收集相应的资料。

2. 具体编排。除了绪论外,我们将全书内容划分为七篇,共 20 章。具体篇章结构见目录。

全书共分七篇,导论部分主要从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角度讨论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演变。我们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工、学科互动、学科交叉和学科对话等方面讨论其形成过程,重点讨论了经济思想史上有关“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思想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经济社会学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正式形成,而 80 年代中期以来达到新的高度,前后之别,也就有了“旧”与“新”之分。所以,我们特意以专章的篇幅讨论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经济社会学”,其崛起的背景、源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以及其对

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意义。

导论之外的其余六篇,大致对应于前述编排思想中的微观、中观、宏观和经济与非经济关系四个部分。第二、三篇属于微观层次,主要讨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力与作为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第四篇属于中观层次,主要讨论作为经济组织的市场、企业、网络和非正式经济。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这四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均与经济组织有关,但并不限于经济组织,特别是网络和非正式经济,所以,讨论中也不限于讨论其组织方面。第五、六篇属于宏观层次,前者讨论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变迁,后者讨论宏观层面上的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变迁,我们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经济发展更多地反映经济学的研究,而经济与现代化则更多地反映社会学的研究。至于经济体制,根据不同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体制类型,特别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分类,所以,我们也侧重于讨论这两种体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研究。最后,在第七篇中,我们讨论经济与非经济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和经济与文化三对关系是经济社会学的传统命题,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显突出和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兴起,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不仅受到经济学的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学的关注。所以,我们对经济与非经济的讨论也就区分为四个方面,目的在于更全面地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这样的编排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社会学体系的理解。应当指出的是,在现有的体系框架内,并没有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囊括在内,部分研究在于这些问题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较少甚或空白,而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其零散或多义性质(相关的内容有的已反映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不过,本书的框架是开放式的,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化,我们将适时补充和修订有关最新研究成果的内容。

第一篇 导论

本篇导读

作为本书的开篇,这里首先讨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经济社会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从学科形成的角度讨论经济社会学的起源问题。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形成,既是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与经济学的发展相联系。所以,要了解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就必须了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对独立和相互交流、交叉和对话的过程。为此,我们首先讨论作为社会科学两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发展历程和学科分工,并对其进行比较。然后,讨论经济思想史上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一讨论从柏拉图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的熊彼特。再然后,我们从相反的角度讨论社会思想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我们侧重讨论了孔德、涂尔干、帕累托、韦伯、波兰尼五个社会学家的经济社会学思想,这些思想奠定了经济社会学的早期学科基础。最后,我们总结了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及其起源,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演变。

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和以往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们专章讨论了80年代以来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研究新进展。既分析了“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背景,又分析了新时代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和交流,以及“新经济社会学”的正式崛起,还分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取向、学术观点及其与经济学研究的区别。最后,讨论了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性质和意义。